

永樂大典

卷八百七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九

南北朝詩話謝玄暉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乃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帝恩屬草萊時希委嚴霜寄古尉羅者家靡已高翔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賓之去每營思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惠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子常云此語有神工非吾語也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德三閣與張貴妃麗華等游居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使江總孔範等預宴號曰狎客先命美人數彩牋製五言詩十客相繼和宋其尤醜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以千數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歌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宋書熙王昶起兵魏既敗携妾自隨奔魏在道憐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郭朱鳥盡平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目犯璇子面望御天關者為之墜淚梁元帝自序云七

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表封書梁武帝名士置酒賦詩咸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欽蓋顏色不壞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如燕帝兩美之只感看之欽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宋武於彭城大會命華賦詩謝晦恐帝有失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騁桃林無伏輪宋武聞成陽淪沒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華修補詩謝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謝晦以廢立擅命誅兄于世基從坐為連句詩曰俾我橫海鯨壯矣無天翼一旦失風水鯨為蟻蟻食蟻蟻之曰功遂傳者人保送無智者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謝靈運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於會稽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臨川王長慶相集文士何長瑜為記室嘗以韻語序長慶傳佐云陸長安白髮欲以補劍室青青不解大星星行役出輕薄子迷演之凡士人並為題目皆加刺言苦句其文流行長慶大怒白帝貶增城令謝靈運尋山陟嶺出障數十重必造幽隱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高下山反之嘗自始寧伐木間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瑒驚駭謂為山賊仍要瑒同進瑒不肯靈運贈瑒詩曰非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謝靈運路高峻少所交納書與族

子靈運瞻瞻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況
 詩云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 謝混嘗因酬宴為韻語以獎勵靈運
 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漆功判豎乃瓊瑩宜明體速纖穎
 連且沈為若能去方執穉穉三才曠阿多採獨解弱冠慕華乳質勝戒無
 文其尚又能峻通遠俚清恬未亦採蘭訊直響鮮不瓊抑用解編查微子
 基微尚無倦由恭簡勿輕一貫若進性志千便教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採
 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賦屬之書唯弘微獨直度美譽
 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達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孝武帝問顏延之曰
 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如隔千里弓共明月帝召莊以
 延之不語之莊應舉曰延之作秋胡詩誰知生為久別離汝為長不歸帝
 撫掌竟日 王籍為詩最謝靈運至其合處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
 有五籍如仲尼之有五明老幹之有履屨梁天監中官會籍同至若邪溪
 賦詩云暉暉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琨見之擊節不能已 宋武大會彭
 城戲馬臺賦詩王曇首文先成帝何嘗帝大笑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
 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武帝於文德殿戲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
 同月五十韻王規授筆立奏帝嘉之即日徵補官 王僧虔為尚書令嘗

謝靈運詩

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國行方止物之定質情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
 則降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至右
 銘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為草水十餘言之雙管直寫文辭不加
 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微題署約製郊居賦撰之精時但未畢
 示筠草筠讀至唯覽上句又連環約撫掌欣拊曰僕常恐人呼為寬上句
 又次至墮石健星及冰懸地而帶地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昔者希真賞
 始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能用推韻辭必切屬約謂王志曰賢
 弟子文章之美可為後來獨矣 沈約常云見謝眺語好詩國美流轉如
 彈丸此見造製方知此言為實 王晏與齊明帝雖有佐命之功而晏性
 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聞府故其詩云魏序候方調 王准之為御史
 中丞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朝之卿准諱事耳准之正色
 答曰雖是卿世裁雄狄泰閨門無庶稱也故云 任昉為御史中丞時劉
 孝綽及到溉到洽等相從宴游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
 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有蘭臺聚萬古信為傳任君本
 遠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後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
 到則溉兄弟劉則孝綽也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因求衫段

云鐵鏡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意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澆谷白余水本百
結閩中徒八。蓋假令全如來。詎使庶夫貪。到澆之孫。蓋早聰慧。從武帝
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使就上。以示澆曰。蓋定是才子。願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後澆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澆曰。得無胎腹之力乎。
末叔為彭城王。義康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劉湛優遇。其不附已。而淑
不為改意。乃賦詩曰。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王人。門非植蘭所。
末學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雖陳獨步。園林詩酒。
自適。嘗作詩云。訪述雖中宇。循寄乃滄洲。末學死於齊。雖積秀。回屈節。
從齊世。以名節。譏之時人。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末學死。不作秀回生。
張率十二能為文章。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連補之。有虞翻者。見
而誣之。率一旦笑。蓋更為詩示馬。託云。沈約。謝使。句。句。豈。稱。無。字。不。善。率
曰。此吾作也。翻慙而退。張率直文德。傳者。數使抄乙部。書。率。取。假。東
歸。論者。謂為。假。世。率。權。乃。為。傳。語。賦。奉。之。甚。見。無。實。手。教。答。曰。相。如。工。而
不。敏。故。率。遠。而。不。工。卿。可。謂。燕。二。子。於。金。馬。矣。又。傳。安。賦。詩。武。帝。到。馬。車
詩。曰。東南有才子。數能賦。字。吟。今。雖。能。古。昔。得。人。今。為。賦。張。融。作。海。賦。
文辭。能。與。東。吳。後。以。示。傾。軼。之。賦。之。身。此。賦。實。為。假。世。惟。不。得

蓋耳。融即米芾。王曰。澆沙。搗白。燕。汝。出。意。積。雪。春。遠。飛。霜。看。路。沈。約。嘗
謂。何。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獨。不。能。已。初。遊。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
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王。僧
孺。詩。文。雖。逸。多。月。新。事。人。所。未。知。者。顏。延。之。文。章。冠。絕。當。時。然。疎。誕。不
能。取。容。於。世。見。劉。湛。放。景。仁。身。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
智。所。能。獨。了。解。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忿。憤。乃。作。五。君
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海。王。戎。以。貴。顯。被。黜。詠。藉。康。云。鸞。翻。有。時。鐵。籠。性。誰
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遂。窮。能。無。悔。詠。阮。咸。云。委。為。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詠。劉。伶。云。輻。情。日。沈。欽。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顏。延。之。與
謝。靈。運。俱。以。辭。形。齊。名。而。過。遠。謝。絕。文。帝。嘗。教。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
詔。使。成。靈。運。文。之。乃。就。延。之。者。問。鮑。照。已。與。靈。運。孰。優。後。雖。曰。謝。五。言。如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若。詩。如。鋪。列。錦。繡。亦。雕。績。滿。味。延。之。每。薄。潘。休。詩。謂
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
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馬。沈。懷。文。為。雙。璧
王。二。地。詩。見。稱。於。世。有。隱。士。嘗。次。宋。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
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生。江。總。九。工。五

永樂大典

七言滿於浮靡後主時為尚書今游宴復度多為醜詩好事者相傳為狎
容宋武帝歡飲晉令群臣賦詩沈慶之雖元勳大臣而手不知書上適
今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頌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
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嶺韓禁此聖世何愧張子房
柳惲少工詩有車車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
壁及所執白團扇常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天波滄波起長楊高樹秋草
華承漢遠雁華逐風游滯見嘉賓武帝宴奇光殿與群臣賦詩劉琨與
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琨手授題之曰張率東南吳劉琨洛陽才攬筆便
應就何事大違回蕭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違尋平生願好詞藻若乃
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屬初鶯聞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天監中預九日朝宴獨受首焉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
成降首曰可謂才子非望之思未易當也子房有製作詩書思功須其自
來不以力稱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裁東觀文儒多有願為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謝靈運出守建康於宣徽堂餞飲並古時才賦詩同用
十五劇韻梁初郊廟樂辭皆沈約撰蓋是承月蕭子雲學東觀之詞使
子雲撰定故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詩大書不待錄用子雲撰書齊武陵

王粲書與諸主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高帝曰見汝二十字詩兒中最高
優者但唐樂府為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顧延之抑其次
也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較微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矣
素緣也鋒常忽忽不樂著脩短賦以見志曰既殊羣兩抗立亦舍貞而擬
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感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
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昂業潛移也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
都王鍾知將及嘗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吊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
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武帝今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
幾落此奴度上怪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
今此王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亦內相疑備其子仲雅善彈琴
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席教五日一給仲雅仲雅在御前鼓琴作僕
懷曲歌曰歡息負情僕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
猜愧齊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微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
八風儻遠翻九野弄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苑中禽齊高帝在兵久見
疑乃作塞客歌以寄志曰寶輝素宗神離淡序德晦河晉曆空江楚雲雷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北壯天山。魏武直髮指。秦關疑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鴈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激。河明清。輝映暮。素液疑。庭金。夜厲羽。展征。絳精。潭而。依泗。控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鮑。龍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欵。圓。琴之。孤。弄。想。庭。萱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月。西。斜。恬。源。觀。霧。壘。首。碑。霞。飛。旋。鷓。鴒。遠。波。情。綿。綿。而。方。遠。思。哀。哀。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表。日。夕。兮。陵。山。鷺。鷗。兮。潯。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堵。兮。思。宇。側。愴。兮。何。言。定。策。中。之。逸。鑿。審。彫。陵。之。遠。來。悟。樊。籠。之。或。累。悵。遊。心。以。栖。玄。齊。梁。間。感。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月。頌。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判。韻。有。平。頭。上。尾。銜。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所。為。未。明。體。陸。厥。與。約。書。曰。范。唐。事。自。序。性。列。宮。商。識。清。濁。通。輕。重。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雖。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謝。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親。或。暗。與。理。會。匪。由。斯。至。張。蔡。曾。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士。之。預。遠。大。旨。欲。官。制。變。依。昂。片。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韻。音。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辨。既。美。象。理。又。善。鳥。但。觀。歷。代。來。賢。似。不。知。此。也。而。云。此。秘。未。親。或。暗。與。理。會。匪。由。斯。

文字不載。陸從典切。魏。羊。八。歲。讀。沈。約。集。見。曰。文。研。鑄。後。筆。擬。之。便。有。佳。致。明。山。賓。築。室。未。就。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東。秦。回。多。士。築。室。非。通。傳。置。宅。歸。仁。里。廣。桑。方。有。傳。原。生。今。易。擬。必。求。三。徑。人。將。括。五。經。士。便。易。七。性。恬。靜。素。表。欵。其。風。贈。以。鹿。角。書。格。時。硯。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音。聞。樂。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想。書。格。報。之。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而。靡。靡。復。踰。往。時。簡。文。與。相。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純。殊。常。競。學。浮。疎。爭。事。蘭。綰。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遙。遙。春。日。歸。學。師。藏。甚。甚。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則。亦。未。之。敢。許。侯。景。以。蕭。正。德。為。帝。將。使。劉。之。遠。授。臺。之。遠。預。知。之。乃。剃。髮。披。僧。服。以。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遠。為。詩。嘲。之。傳。聞。伏。不。聞。化。為。夫。遠。林。及。之。遠。遇。亂。遂。披。赤。衣。梁。西。曹。侯。蕭。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快。快。頃。之。奔。魏。先。為。竹。大。龍。詩。一。絕。內。龍。中。曰。損。幹。屈。曲。盡。蘭。扇。承。直。銷。欲。知。懷。炭。日。正。先。復。霜。朝。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欵。連。句。今。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不。平。啓。未。賦。詩。武。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

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魏
 病二字景宗便採筆斯須而成其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如鼓鏡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吉士瞻少有志氣
 不事生業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聖儒守一經未
 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魏降人王足陳計奉漚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
 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梁武以為然
 因作漚浮山 世稱任筆沈詩坊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者詩欲以傾沈用
 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
 矣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蕭文琰曰燒寸燭而成四韻詩
 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指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等賦則詩成皆可觀覽
 孫瑒卒江總為之銘 隋後主又題銘後四十餘字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
 鳴波幾人憐徑何處山河今時日月看昔時臺天喪路遠地大靈名功臣
 未勒此意如何 丘靈鞠好飲酒成否人物在沈深生見王儉詩深曰王
 今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丘靈鞠辭嚴遠靈鞠者詩曰范
 雲曉轉清懷如流風回雲丘靈鞠賦如落花修草靈鞠賦文道而勇
 於靈子 孫瑒為廷陵縣高爽館之了靈鞠人之德靈鞠詩曰

有八尺圍腰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夫 吳均好學有後才也
 約書見均大大相稱實梁天監初柳惲為典與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吾均體 鍾嶸嘗求譽於沈約拒
 之及均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者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
 中謝朓未過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固當辭密於范意茂於
 江蓋遠宿憾以此報約也 何思登為游廬山詩沈約稱實自以為弗逮
 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書此詩於壁 紀少瑜初為京華樂篇王僧孺賞
 之其才藻新拔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末青樓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其
 文因此通進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均奇之謂所親曰至
 如風定花猶落乃進步惠連矣 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遙遙渚際見一
 漁父神韻蕭然垂綸長嘯緬異之問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
 亦勞止方今王道文明胡不匡贊緝熙之美何晦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
 狂士不達世務何論榮貴乃歎曰竹竿簞履河水激激相忘為樂貪餌吞
 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 陶弘景逆知梁祚覆沒乃預制
 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中化
 後門人方出之 鍾嶸詩品論云大率屬詞此事乃為通談吟詠性情何

貴用事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思若如流水既是即事高基多悲
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類延之謝莊
尤為繁密當時化之改大明太始中文章進同書抄近任助王元長等辭
不貴奇競須新事後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字率學補綴文已
甚自然英音罕過其人 擅道濟職名甚重朝廷疑之彭城王義康因文
帝有疾矯詔殺之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
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狂殺擅江州 江革
為晉安王長史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安道智諧之王曇聰代為
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
如故 寸綈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自稱為下口居婦為傳蓋案任既不
遂乃著委委囑蟲蝦蟇等賦皆大指斥事見南北國語 齊高帝輔政劉
芳節知運作將連起兵圖之兵敗與衣裝俱被禍先是芳節子侯為詩云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人皆以為妖語也 高齊侯主淑妃馮
氏小憐有才色後王惑之願得生死同處周斌齊以妃賜代王述曰彈兒
兒作詩曰維家今日寵猶憶舊時冷 斷地處看膝上結 銀節閨
帝覽為高歡所 付曰朱門久可為 此非 亦可憐一年

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情貞觀 魏孝武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
日平原公主明月帝內宴今諸婦人詠詩或詠魏姬樂府曰朱門九重門
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孝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棄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義動君子乃叛高氏 高齊問童謡曰可憐
青雀子飛來鄆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
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高齊時說言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聞之將徙一
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石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
先是童謡云一束葉兩頭然河邊段段飛上天葉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
段段為水邊羊皆指帝姓名也 宇文偉有清才陷齊自鄆還度信贈詩
曰梁亡垂棟反齊平寶馬歸 元暉業當魏末賦詩曰昔居王道泰濟濟
富群英今逢世路阻孤危爵職損 魏南安王植為相州刺史孝文錢於
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擊了文士下筆 咸陽王元
禧有反狀事露出奔禧憂迫謂防閑尹龍武曰試作一捷當思解之以釋
李閔龍武歆德舊謡云眼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及已都不有
心於規判也禧亦不以為風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著既珠
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睡霜與露

洛水港港隔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
聞絃管奏之莫不洒泣 魏孝文宴羣臣於流化池考林下今崔光讀墓
春羣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元勰詩帝為改一字曰雖雖咏一字猶是王之
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償等連城 孝文幸
代郡次上黨之銅鞮進賦詩今示彭城王元勰曰古稱七步汝可賦之
時勰去帝十步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松林松林今幾冬山川何如昔風
雲與古同帝笑曰汝此語乃責吾以平一字內之意也 于仲文擊高麗
每戰破賊高麗將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筆算地理戰勝功既高
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統綱而進 崔俊以籍地自矜常與蕭
抵明少遊等高宴終日獨無一言少遊晚謂俊曰鸞風飄白日忽然落西
山俊亦無言 魏孝靜帝人日宴雲龍門崔瑒與其父俊俱侍宴為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俊博雅弘襟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瑒父子 王暕性閑澹寡
欲雖王事敦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擊戎馬填閣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
美景蕭林遙遊登臨山水以換襟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隋晉祠賦
詩曰日落鳥歸去魚鳥見留連 思有相王 崔暕不持其 崔暕西歸

蔡酒盧思道謂曰一作得無以魚鳥故懷曉嘆笑曰卿輩亦是留連
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王暕為司徒據在府聽午鼓驟曉侍去奉懷朝
之曰王七思神何大疾李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在何歇即朝者曰誰家屋
當頭鋪首浪游逸 盧詢祖天寶末為蔡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陳鬱快
遂踐容服如賤後者至後所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畧曰板則紫栢梓則
木介何新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綠桐而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
亦何辭問於荆棘 廣平人李波宋族強威掠為道逃蔽公松成惠百姓
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胡叟入沮渠牧犍牧犍過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曰羣
犬吠新客佞暗非疎賈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通望衛惋祝駝舁楚俾靈
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情人 魏孝文嘗侍臣於驛齋方丈竹堂鄰道結
與光懸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
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那能歌曰雲雷
大振兮天門闢奉上來賓一正層那魯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匪戴日休大清六合孝文又歌曰
道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輝江沼寧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如大化光四春孝文遵命那密德集教記 晉泰二年元日中書舍人元
 觀獻酒肴節問帝因與元呈及薛孝通等宴因使元呈等朝休以酒字為
 韻孝通曰既逢先帝君願上萬歲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國首孝通
 又立志字為韻觀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
 及昆蟲豈白朝賢既濟濟野苗又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執一華茂孝
 通曰微臣信塵澤何以荅華嵩 裴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嘆
 曰以貴證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違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
 騁至此知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奉表求歸宣武不許乃作像田賦以教心
 焉 裴敬憲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時名其文不能瞻遠而有清麗之美
 裴伯茂文薄富瞻其終也紀收以詩吊之云臨風想古度對酒思公榮
 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齊長廣帝山王之亂揚情遇害
 先是童謡曰白羊頭先殺難頭生身又曰羊羊莫野羊不哭野羊速我
 道不遠我道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情也角文為
 用乃道人為慶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情子皆尚帝姑故
 曰道人姑夫云 楊素嘗以五言詩七十字贈薛道衡爾氣橫凌風韻秀
 上為一時盛作 那那文章典麗晚勝且逢會典及人宿魯與風詩凡
 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且日奴行諸人求傳不得薛嘗為韻之有不認傳
 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製 太和中華先休官商角微韻本
 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之元又為百三韻圖詩以
 答馬鹿念為真定公子直圖中射世勸以志廉之野嘗賦詩曰崑山萬丈
 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揚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謂曲與白會
 絃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韻之 賀拔
 岳携誌議董紹於高平牧馬結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
 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馮元興為元又所用被慶為浮萍詩以自喻曰
 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急風波危微苦驚浪 陽固免官不得志
 關門自守因著願願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雙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芳管管皆似青蠅兮以白鳥黑在汝口兮汝非埃壘
 毒何厚兮文多不載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滂瀟而拙世俗流傳名馬
 揚五伴侶寫而賣之於市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吉其字誤賣書者曰揚
 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若何所知程枚議論俊之大喜 尚書令王肅於
 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雲荒松無龍風彭城
 王歸甚差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調悲彭城肅云何意呼

調信無取公不當見用信有可取不應有此言公當其情之地極地何可
輕發 隋文帝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頊薦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委
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為已任與源雄並為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驃騎
合浦伏波營多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中微為袁州刺史舊俗皆通
遺微性廉慎乃重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百里微自
以無德於人慨然愧因賦詩於清水亭長切相謂曰此中便若詩也一
特傳誦焉 劉璠有才畧以冠雖策與未有所定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
末云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特用徒然慕昔風 宋豐號勇討
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
軍千萬衆只怕禁公第六郎禁公未獲也 周羅喉為太子左衛率侍奉
安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孔範曰羅喉執筆製詩還
如上馬人陣不在人後 李訥以詩文體尚輕薄流實忘反隋文帝侍上
書曰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正俗調風莫大於此降及後代風教漸衰
之三祖更尚文詞忽若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用影響
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齊廢賢愚不務本務末遺理存
情愈為於是閭里童昏游說徒求瓊六里先製五言云云文多不載
上復嘗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梁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魏為樓
切之辭及魏征江陵其言方驗 侯白好滑稽嘗見揚素與牛弘退朝謂
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牛羊下來耶 李行之素坦爽勇子盧思
道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器塵時人以馬
寶錄 李僧伽不應辟命及卒。袁淑德為懷舊詩曰平生塞俗是終身無
世言其見重如此 庾信留長安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敘其
思王熊鎮華州齊神武遣司馬子如襲其城熊向卧未起聞關外洶洶有
聲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卧貉子却得過因出擊破之 隋煬帝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
燕泥否帝嘗為燕歌行文士鮮能和著作佐郎王胄獨不下帝每御之
胄竟見害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青樓能作此語耶 初魏世謠
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至齊武成時祖珽欲信河間王
孝琬因以為說曰河南河北即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大赦也帝覽而害
之 盧思道工詩所賦碑為篇為庾信稱實隋文時為武陽守位下不得

志為孤鴻賦以寄情事見南北國語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汎欣取遺得
畏之志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考露寢今羣臣賦古詩 李善文藻富勝
為尚書左丞生事免論者以為非罪嘗嘗贈親友詩云監河變升木蘇子
惜餘明益州連友起廷尉辨交情蓋失職之志云 煬帝賜牛弘詩曰昔
家山吏部魏代虛尚書學行敦時俗道素舍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
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但端居 諸葛頌為著作郎煬帝賜詩略云春輪長
洲苑詩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志討論實錄資乎允傳芳學後昆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為五言詩賜羣臣平初王官虞世基度自真詩成帝
覽而善之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貴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審理新惟自直
也過此未可與言詩矣 齊後主高緯雖亡道而好詩詩嘗曰我終有解
作此理否命蕭放集錄近世體艷詩充屏風圖書 煬帝以當世詩人詞
多靡麗即位後一變其體所作不至交朝及擬故為長城塞等詩並存雅
正歸於典則雖體流失德而詞無浮薄 蕭繹跋齊經在魏不得志作體
雖為悲落葉以自悼

潘潛詩集詩者一篇今意有句中今意若老杜上章見素詩等豈如此是

潘潛詩集詩者一篇今意有句中今意若老杜上章見素詩等豈如此是

道與與見素相別則曰常觀一飯此中又自命其意
此而後頌性高雅也又有意月事有指月事乎或山海外使國使九州意
別用揚紀在蓬萊山語則又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蓋如此而傳
深德健服也 或問余來汝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乎矣老杜
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城却春
詠落花別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次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曾將單龍事與造化之乎皆不可
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性情撰寫景物皆如是也 老杜辭嚴武詩云兩
峽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兩峽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使雅健余然
後晚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
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
以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撰寫中落之狀
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晚句法不
當重疊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
生孫革老問曰此何人詩公對曰老杜革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公語傳師
云庭堅因革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秋世爾 友人嘗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葫蘆酒一篇詩葫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暮盡時余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飲述物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爾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耶沈存中言慈者蒸芋蘭藉真桂酒芳椒漿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孟夫飲事猶爾所謂一葫蘆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象侏之者高情逸意二高之酒有所感發雖無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己則又飲至於三杯五野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夫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讀之不覺其長此句才重用一字已覺其委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甫第三句差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夫既見南山矣於是撰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本味情性則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猶爾看春山暮盡有何意味而遽成詩乎聞者嘗疑有一士人揚詩相示首篇第一句謂有十月春風春日暮亦讀

老杜詩觀其用月乎其曰二月已風清則記風清之盡也曰因鷓鴣四句為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寒風冷佛費六月風日冷蓋不當今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嘗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言十月江平穩此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述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謂無益之語爾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亦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 晏叔源見清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甚多然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侍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孫羊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連之南山詩主平南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照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嘗也二公之論違定時曾子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固之優者即莊子多寓言繁空為文章左氏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為難子固亦以為難 老杜詩九一篇皆工拙相平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

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其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蓋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杜平。便處乃郭女。幼犖者。余舊曰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島詩。云幾行歸塞盡。看八句。公又使余讀老杜。馬不飲水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王佩定觀好論書畫。常誦山谷之言曰。書畫以韻為主。予謂之曰。夫書畫文章。蓋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為巧。奇吾知其為奇。布置關闔。皆有法度。高妙古澹。亦可指陳。獨韻者。果何形貌。耶。定觀曰。不俗之謂韻。余曰。夫俗者。惡之先。韻者。美之極。言畫之不俗。譬如人之不為惡。目不為惡。至于聖賢其間。等級固多。則不俗之去韻也。遠矣。定觀曰。瀟酒之謂韻。予曰。夫瀟酒者。清也。清乃一長。安得為盡美之韻。予定觀曰。古人謂氣韻生動。若兵生筆勢。飛動可以為韻。予曰。夫主動者是得其神。曰神則

卷之七

十一

畫之不必謂之韻也。定觀曰。如陸探微。數筆作猿。貌可以為韻。予曰。夫數筆作猿。貌是簡而窮其理。曰理則畫之亦不必謂之韻也。定觀請余發其端。予告之曰。有餘意之謂韻。定觀曰。余得之矣。蓋嘗聞之。鐘鏗大擊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宛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余曰。子得其梗槩。而未得其詳。且韻惡從生。定觀又不能答。予曰。蓋生於有餘。請為子畢其說。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捨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云其美。夫立一言於千載之下。考諸載籍。而不終出於百善。而不愧。發明古人鬱塞之長度。越世間聞見之陋。其為有包括衆妙。經緯萬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確偉。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於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為不足以為韻。兼善皆備。而露才用長。亦不足以為韻。必也備衆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剛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則黯然心服。油然而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卷。其是之謂矣。其次。一長有餘。亦足以為韻。故巧麗者。發之於平澹。奇偉者。行於簡易。如此之類是也。自論語六經。可以統其辭。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韻。左丘明司

馬遠班固之書意多而語簡行於平遠不自矜銜故讀自勝自曹劉沈謝
徐庾諸人割據一奇殊於極致蓋發其美無復餘韻皆難以讀與之唯陶
彭澤體無象妙不露鋒鏘故曰質而實綺靡而實腹初若散緩不收反復
觀之乃得其奇處夫綺而腹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于質與靡而又若
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飲酒詩云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
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歸田園居詩超然有塵外之趣
贈周祖謝詩皎然明出處之節三良詩慨然效忠臣之願荆柯詩毅然彰
烈士之憤一時之意必反覆形容所見之景皆親切撰寫如孟夏草木長
繞屋樹扶疎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乃更豐渾華美然人無得而稱其
長是以古今詩人唯淵明最高所謂出於有餘者如此至于書之韻二上
獨尊唐以來頗揚為勝故曰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李海不下大令
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又曰觀顏魯公書曰視歐虞褚薛
皆為法度所拘觀揚少師書覺徐沈有塵埃氣夫惟曲盡法度而妙存于
度之外其韻自遠近時學高韻勝者唯老坡諸公尋前輩故推蘇若謨為
本朝第一其實山谷以謂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蘇子美兄弟大復非有餘
乃不足使果有餘則將收藏于內必不如是直發于外也又曰美初病韻

如事人勤而病韻如事人來元章書如李北海遺蹟固足以名世然猶
未免於作焉故自蘇子美以及數子皆於韻為未優也至於山谷書氣骨
法度皆有可議唯偏得簡率之韻或曰子前所論韻皆生於有餘今不足
而韻又有說于蓋古人之學各有所得如禪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
韻故開闢此妙成一家之學宜乎取捷途而徑造也如釋氏所謂一超直
入如來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見高妙自有超然神會冥然
體合者矣是以識有餘者無性而不韻也然所謂有餘之韻豈獨文章哉
自聖賢出處古人切業皆如是矣孔子德至矣然無可無不可其行事性
性俯同乎衆人則聖有餘之韻也祿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偏矣聖人未
嘗有過其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有餘之韻也視孟子反覆論辨
自處於無過之地者決矣回也不違如愚學有餘之韻也視賜辨由勇淺
矣漢高祖作大風歌惠思注下念無壯士切業有餘之韻也視戰勝攻取
者小夫張子房出萬全之策以安太子其言曰此亦一劫也若不深經意
而發未必中者智策有餘之韻也視面折廷爭者拙矣謝東山園春早曰
小兒已後破賊器度有餘之韻也視喜怒變色者恬矣然則所謂韻者直
古今殆前賢秘惜不傳而留以遺後之君子歟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重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老杜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伶。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速易感。其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歸。百丈誰家上水船。則鶉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梅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嫩將夏乃繁。言留滯之勢當自不過春。終始見梅嫩。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華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遠也。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云。初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勿聞大盜之平。上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幸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曰欲從已。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惟當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辨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已覺愁難語。吳門與杏然。已覺死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吳仇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厥就成都下。休為吏部懸。君子之下。所以養志。車中之酒。所以忘憂。本皆不能如意。則此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其奔走萬

里無所說。寫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果如可到。蒙白問。摩儂終馬。驢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字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食則銀貧人。故曰高秋總銀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閒而樂之。故曰朱歲還舒滿眼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香黍之化。故曰意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寒。要厚真何暇如此。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事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古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先教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猶夫乎。道其手足。有背皆有不齊。而與未嘗不正。指與轉則如遺詞腕。與與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歛。狀若斷而運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令人不求立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為貫穿以傳。總筆畫為端直。豈不淺近也哉。世俗喜誇釀。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方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可當於理則誇釀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孟飛卿輩。往往以誇釀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永樂大典

卷八〇七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亦極
 詩麗。其撰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言春空閑適，則有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
 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
 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輶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
 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千古則有映碧苔自春色，隔葉黃鸝
 空好音。竹迸青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
 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粘，粘即不巧，巧
 而能壯，乃如是也。柳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
 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荅云：大體皆好。又問：若安何處荅
 以無不受者，便知其不晚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
 別，要領至一，轉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句因
 讀子厚，展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泰然在前，真源了無
 取妄跡。世所遵微言，真可宜堪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兼，所
 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庵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邊，道山房花木
 深。如青苔，子家舊有大。如青苔，子家舊有大。如青苔，子家舊有大。如青苔，子家舊有大。

未乾，余以筆色錄，復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脫悟悅心，自又且
 言因指而見，且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為其本末關鍵，至意遺詞，可謂曲盡
 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柳子厚《天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孟之伎，律哭
 矣。外詩書畫，更準平生，後後夫旅，遠散既盡，後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
 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篇，有草堂無
 主，燕飛回，殘陽寂寞，出樵車，柳門竹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
 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始折揚黃花之雄，易售於流俗耳。山
 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太白云：
 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天雖壓酒與客嘗，
 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求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腸，益不同。請君試
 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
 識為主，如禪者所謂擇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世俗所傳樂天
 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云：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
 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吳璉壓酒與客嘗，見
 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拖亮筆掃驕驕，初無
 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拖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

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雨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優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屬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答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生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有黃庭下有閑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兩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透閑雅句法蓋與上七言同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書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史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 興時聖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 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 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 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暗襲前輩然前後餘句亦未易優者 歐陽文忠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高文載齊武陽景陽樓有三史五更鐘 止仲季讀書以中宵鐘為隱况景仲為吳興守 兼半夜鐘 至唐

詩人尤多言之 歐子鶴選言人入道云定知別後宮中使 遠聽嶺山夜半鐘 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夜半鐘聲後 溫庭筠云悠然孤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 今佛宮已夜鳴鐘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放爾 東坡和淵明貧士詩云為齊耻周粟 高歌請虞軒 產祿彼何人能致 綺與園古來避世士 死灰或餘煙 末路益可羞 朱墨手自研 淵明初亦仕結衣本識言不樂乃徑歸 視世羞獨賢 此詩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聘亦為之出 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曰奪然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產祿自合為世所笑不啻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於死灰之餘煙也 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 解朝之類是也 故朱墨手自研轉退之亦云 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結衣本識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進退二子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昔人稱淵明以退

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又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夫則違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重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特施。如彼水大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稱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到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既千里。闢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晚年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繁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了然於手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其作莊子祠堂。欲去盜。而漁父既歸。讓王四篇。若盜驅漁父之故。此孔子既歸之從。橫可以無疑。獨讓王亦曰。漁父不入於道者何哉。予問學者多不能通。蓋自巢由務光諸人。其清節。衆人之所共曉。讓王篇無所發明。直作好語以錄師之耳。故老蘇稱揚子問所不足。辨辨所不足。問蓋亦與此同。余嘗以此語及人。友人亦以為然。復因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夙觀任三釜。而心樂復任三

卷八〇七

九

千鐘。不滄吾心。愚余曰。若讓王屬於此。則稱讚之耳。於是又為弟子發問。而復曰。既已歸矣。無所學。者且得有來乎。彼說三釜與三千鐘。如燕雀效。多之過乎。前後因曾子而足以明道。又曰。仲尼問於太史。大彼伯常壽。稱韋大衛。靈公飲酒。港樂不德。國家之政。曰。亂軍弋不應。諸侯之降。其所以為靈者何也。若揚子雲。至此則詭焉之耳。於是太史言其惡。伯常壽言其善。而辨韋又以為皆出於自然。二人以世間是非論之。皆非是。然後因靈公而足以見理。其布置開闢。如成。韶之樂。于戚。羽皆有位置。鐘磬。鼓笙。皆有節奏。文章之本在此。自言語之工。皆其末也。如充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此他聞之。率弟子而踰於寂水。諸侯予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踏河。語簡而意遠。讓王曰。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其他好語。雖多。意皆類此。固流俗之所嘆賞。然衆人所如何。必莊子著書而後明也。於是讓王之淺近。可以無疑。故善學莊子。無如老坡。若淺學之士。節取其字。而用之。往往水襲。塵俗。變為惡語。如釋氏之論水。以為於神。像為琉璃。於鐵。鬼為膿血。蓋不善學之過也。建安詩。辨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無綺靡。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

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唵咽小吏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婦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行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某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蒼孟郊韓彭城醉贈張秘書送靈應師亦皆此體但頗自如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老牧撰蔡琰詩等皆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然仍破萬類句圓詩許用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類轉運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道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禮明光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有轉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掌使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漸汗仰皇局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擬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